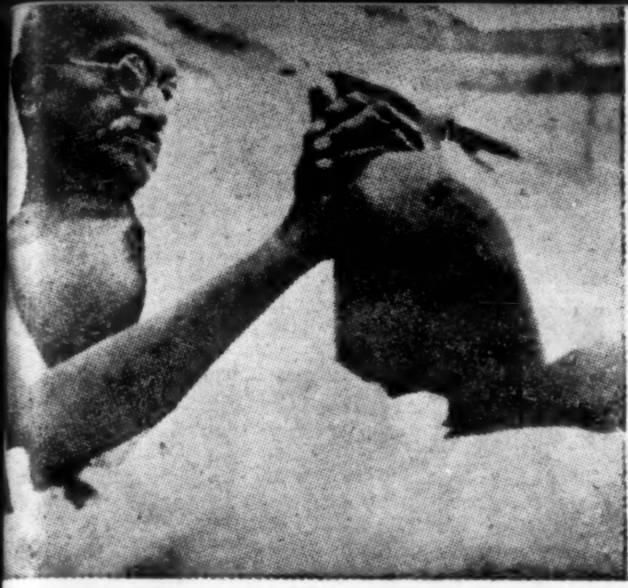
際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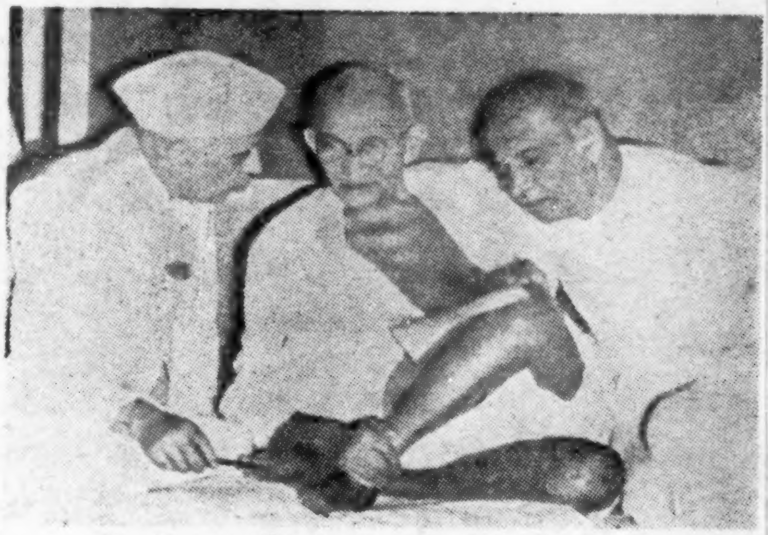
第十七卷 第六期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七日出版

一代的聖雄死了！

上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印度「聖雄」甘地在新德里被刺殞命。兇手是一個反對印回和平妥協的印度大乘教極端份子。甘地在印度民族獨立運動前半期中所盡領導的作用，其精神感召的偉大，是不可抹煞的。他的不幸被殺，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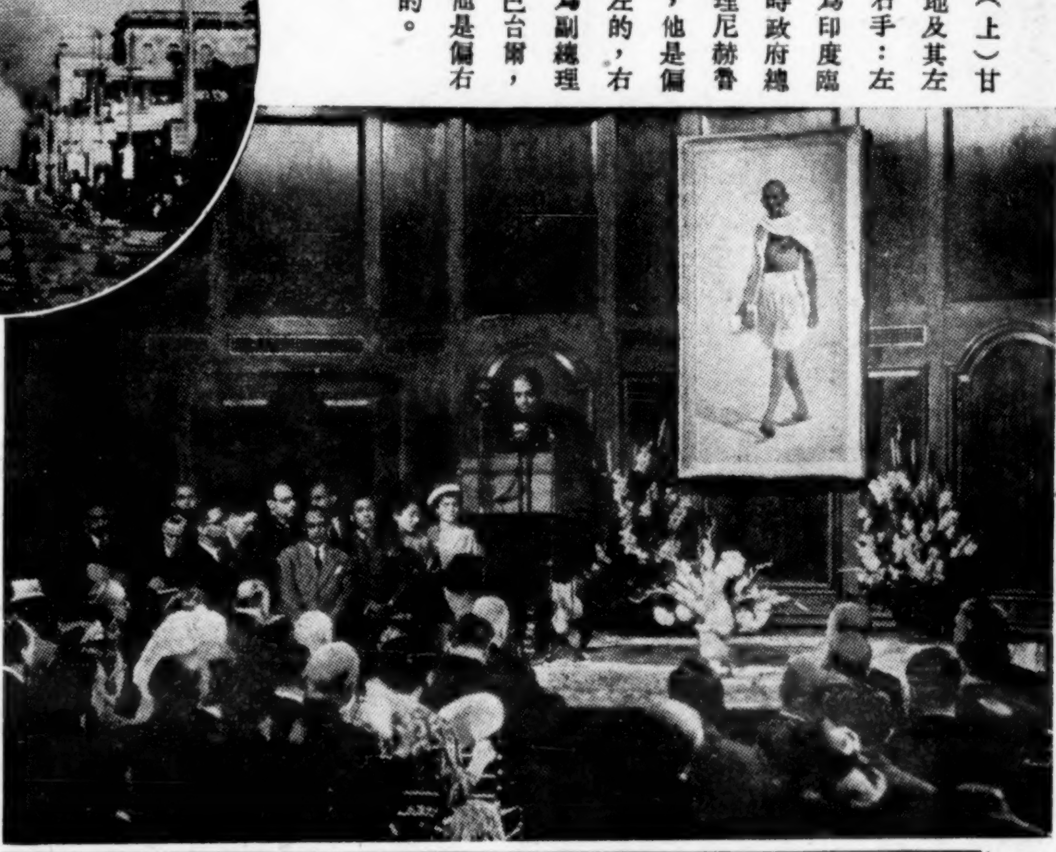


（上）一月中旬，甘地爲了印回兩族的流血內爭，進行他有生以來的第十五次絕食。六天後，印回同意息爭。這是他停止絕食後的第一張照片，也是



（上）甘地及其左右手：左爲印度臨時政府總理尼赫魯，他是偏左的，右爲副總理巴台爾，他是偏右的。

（上）印回兩教徒內爭中的一幅圖畫。



（右）印度獨立之日，倫敦紀念會堂中之巨幅甘地畫像。

甘地速寫像，英著名漫畫家大衛羅作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六期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七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所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目錄—

瞭望台……（一）
和平的陰影——英國南進——美義商約——日本再起中——蘇聯新預算——哀甘地
開朗中的美國援華談判……王仲明（四）
蘇聯怎樣看英國……淑之譯（七）
論西歐集團……宦鄉（八）
論法郎貶值……李正文（一一）
美國對朝鮮政策的史的回顧……一葦譯（一三）
拉丁美洲對外貿易的苦惱……羣敢（一四）
世界在火焰中（七續）……葉夢殊譯（一五）
美國製造商協會內幕……史煉譯（一六）
世界大事日表……（一七）

零售：每冊法幣一萬元

預定三月共十二期計　平寄：十萬元　掛號：十三萬五千元　航平：十五萬元　航掛：十九萬元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廣告價

地位	底外(雙色)	封底裏	封裏正文前後
全面	三百六十萬元	三百二十萬元	二百八十萬元
半面	一百九十萬元	一百七十萬元	一百五十萬元

第六期

大營壘。

對於德國，他們繼續其分

使英美區的工業全部停頓；在義大利，包括十一個政黨「人民民主陣線」巳告成立，並決議其政策爲

和平的陰影

冬盡了。世界仍在料峭春寒中。佈置戰爭與反戰爭的搏鬥，在過去一周中又達到了緊張的高峯。一面是基地的佈置、經濟的兼併和金圓的滲透；一面是飢餓的抗爭、工潮的洶湧和團結的號召。

馬歇爾計畫是一個「長射程」的計劃，世界各地，從西歐到遠東，都被放到了它的射程內。

在歐洲，英國工黨政府已公開表示充任這個計畫的主要「射手」，而法國的許曼、義大利的喀斯貝里和德國的蘇馬赫則是它的左輔右弼。法郎貶值多少刺痛了英國的利益，却更多地完成了美國對法國的經濟控制。法義決定組織經濟同盟，並包括荷比盧諸國，美國已表示嘉許；再加上二月二日簽訂的美義商約，這將是馬歇爾計畫的一翼。

英國貝文外相公開宣布決替馬歇爾計畫担任「舖路」的任務，一面以英法為核心，把參加馬歇爾計畫的各國逐步拉進去，以實現其「西歐集團」的計畫；一面則又在世界規模上，進行與美國軍事聯合的計畫。在這一聯合中，英國舊日的「生命線」將移交給美國控制，而英國則將從事於非洲方面的佈置與發展。

照他們打算，從中東到丹麥，都將包括在這一軍事基地的系列裏，阿拉斯加將是美國軍事擴展的大營壘。

對於德國，他們繼續其分裂的計畫。法軍佔領區已決定併入英美雙佔領區；薩爾煤產協會的成立，將是取得法佔領區行政權的交換條件；據克萊宣稱，西德的行政機構，至遲將於四月一日前成立。

在遠東，對日和約問題忽然不談了，近來甚囂塵上的却是美國復興日本的五年或六年計畫。對華援助的談判已漸見開朗：華南計畫據說將照魏德邁建議進行；巴大維（David Barr）匆匆到了中國；「飛虎將軍」陳納德在美發表談話，說東北將是第三次大戰的爆發點。

在東南亞方面，荷印停戰協定使印尼解放運動吃了虧。荷軍仍不斷向各處進攻中，負里富丁內閣由哈達（Hatta）內閣繼任，安理會所派遣的三人委員會已經回去，這個以美國為首的三人委員會確已完成「任務」了。

在印度，甘地的被刺，證明了帝國主義「分而治之」政策的後果。這幾天來，印度又陷於層出不窮的流血暴動中。這可見印度和巴基斯坦所獲得的「獨立」是怎樣的一種獨立。

印度如此，那麼，錫蘭（Celyon）二月三日的宣佈成為英國新自治領，究有多大的意義，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世界擴展政策的長射程下，就這樣籠罩着和平的陰影。

然而，在另一方面，「抹去陰影」的努力，却更有力地在發展中。

在西部德國，三百萬工人抗議糧荒的罷工，已使英美區的工業全部停頓；在義大利，包括十一個政黨「人民民主陣線」已告成立，並決議其政策為「改革國家組織機構，維護民主及共和之集團」。英法德波美等國的職工會，都先後發表公報，一致反對馬歇爾計劃和分裂世界工聯的陰謀。

同時，蘇聯對於美國的基地攻勢，展開了外交抗議的反擊。它抗議美國裝備伊（朗）軍，威脅蘇聯；她抗議美艦的開往義大利；她又抗議美機侵擾黃海日本海上的蘇聯商輪，這一連串間接或直接的抗議，美國均尙無答覆。

保加利亞總理季米特洛夫二日發表演說，指斥「美國煽動第三次大戰」，並否認組織任何東歐集團的計劃，他說：「吾人不承認歐洲東西兩部有分裂之事，惟一之分裂乃帝國主義及煽動戰爭之國家與愛好和平民主國家之對峙。」

英國南進

從艾德禮、貝文等最近幾次的演說看，工黨政

球場小景　二

府的外交動向已經很明白，即在總的方向上，她決定跟着馬歇爾計劃走，她決定担任二等角色的任務，而把重要地位移讓給美國。在實行的過程中，她卻要在美國剩下來的空隙中，尋求其出路。貝文說：「我們的目光須放到西歐以外，首先入我們眼簾的是非洲，因此，英、法、荷、比、葡的海外土地，應保持最可能的密切合作。」原來自二次大戰以後，大英帝國已日趨凋萎中。不但英國向所左右的歐洲均勢已告消失，不但海洋上的霸權已僅剩「光榮的回憶」，就是在遠東和近東，也無不在節節退嬰中。英國從印度、緬甸和伊朗退出了，從希臘退出了，不久以後，還將退出巴力斯坦和埃及。因此，英國為了經濟和戰略的利益打算，今後活動的新天地將只有非洲的黑暗大陸。據聯合社電傳，英帝國已擬就了開發非洲的新計劃。最近英國與伊拉克外約但等國的談判，以及召集英、法、義、葡、比荷、盧七國會議的擬議，大概都與這南進政策有關吧。

英國在美國的侵蝕中，不得不從另外的空隙中去找尋出路，這是無可奈何的實逼處此。但在另一方面說來，美國既逼着英國退處二等角色的地位，自不妨讓她向南去，使她在美國世界計劃中担任二等的任務。所謂擒縱之間，一舉兩得也。

美義商約

義大利的局勢日趨嚴重了。從二月三日起，義大利全國水手、碼頭夫、與領港人等已實行海員總罷工，義境各港口的活動因而完全停頓。同時，義國人民民主陣綫最近宣告成立，聲言對目前義國的嚴重局勢，拒絕負任何責任，且抨擊基督民主黨利用國人的宗教情緒造成反動勢力。

就在這時候，美國卻與義大利政府於二日簽定了美義友好通商航運商約，以加强美國對義大利的支持。條約共二十七條，對於兩國國民和法人的活動、法人的保護、礦產的開發、船舶的待遇以及情報交換自由等，均有規定。附約中又規定兩國中任何一國有隨意對原子能採取任何行動的權利。

這看來似乎是平等互惠的條約，實際上卻是片面的。單舉關於原子能這一點，義大利代表朗巴多就曾說：「條約中涉及原子分裂物質，這並不是說義大利已有這種設備。」可知這完全是對美國片面有利的。至於別的條款，字面上儘管平等，實質上卻是「大人」對「小孩子」的條約，這在我們有經驗的東方人看來是尤其明白的。

今天義國局勢所以這樣嚴重，正是喀斯貝里追隨美國政策的結果。這次商約雖以主權和資源利益換取了美國的支持，但在國內，必將招致更大的反對，使局勢愈趨嚴重化，是可以斷言的。

日本再起中

上星期我們剛報道過美國復興日本的計劃，這星期我們又聽到了美國紡織業聯合會主席傑柯勃的建議，美國扶植日本法西斯再起的計劃，確已在公開露骨進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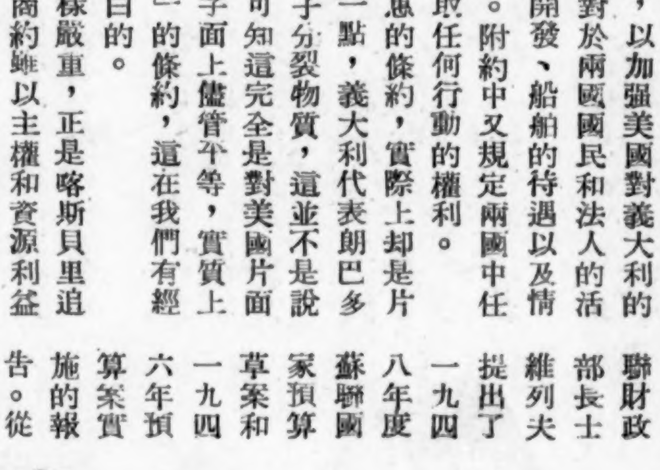
據這位傑柯勃的建議，美國應以生棉供給日本，以美國的資本與技術，利用日本的廉價勞力，製成紡織品，而以中國為主要市場。這樣荒乎其唐的辦法，簡直是要一舉扼殺我國的民族工業，簡直是把中國作魚肉，去餵日本這隻餓狼。倘如實現，那我們真是不得翻身了！

蘇聯的新預算

蘇聯財政部長士維列夫提出了一九四八年度蘇聯國家預算草案和一九四六年預算案實施的報告。從這一報告，我們看出了如下的特點：

一是國家財政年有盈餘，而且年有增加。一九四六年歲入比歲出超過一百七十九億盧布，一九四七年超過二百四十億盧布，一九四八年預計要超過四百零一億盧布。在這個舉世各國政府鬧着預算赤字的今天，這是絕無僅有的。

又一是在總預算中，國民經濟與社會文化事業費用的比重，較前增加，而軍事費用的比重卻減少了。前者從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六，增到百分之六十八，而後者則從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十八・四，減到百分之十七。這一點，反映了蘇聯從事和平建設的努力。



貝文先生眼中的「民主」和「主權」

哀甘地

配合着這一餓頓，
披上你華貴的服飾吧。

現在你返回到你親愛的家庭。
你將橫躺在塵土裏，
爲塵土所蒙蓋，
就和塵土合一吧。——甘地自誄詞

甘地死了。一月三十日，印度教徒精神上的領袖七十八歲的甘地，在新德里寓邸裏遭一個法西斯的印度大乘教會份子暗殺殞命。不久以前，甘地因見印回教徒流血衝突的日劇，曾經絕食呼籲和平。結果當他絕食一百二十小時後，印回教徒總算成立了「休戰協定」。誰知事隔不久，這位光身赤脚的「聖雄」（Mahatma），終於還是遭了宗教仇恨的毒手。甘地死後第二天，消息傳來，孟買又接連的發生了暴動。印度人在對這位政治領袖的悼念中，又將面臨着層出不窮的流血暴動的悲劇。文豪蕭伯納的感想是深刻的：「可見做人太好是如何的危險！」

甘地在印度歷史上是一位不可磨滅的人物。尤其當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初期，他的反抗英帝國主義的號召，對於喚起印度人民曾有極大的功績。雖然隨着印度廣大人民的覺醒和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向着更高階段的發展，他的和平主義不但已不能起作用，而且對於印度人民解放還是一種阻礙。在印度，甘地固然是當作「神」一樣地被尊敬，甚至有農民在吻着他所踏過的泥土，但印度基本局勢的發展，却已完全違背了他的囑咐；今天印度的人民，已遠遠的跑過了他。

根塞（John Gunther）說甘地是「不可捉摸的」，尼赫魯也說他是「非常矛盾的人物」。這也許是對的。他提倡「非暴力」（non-violence）主義，但他完全贊助那基於暴力和壓迫的政治和社會的機構；他創導「不合作運動」，但他全力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英國；他似乎對貧勞大衆頗爲掛念或熱愛，但他勸告貧勞人民安於貧窮，並且支持必然產生他們乃至壓碎他們的社會制度；他呼籲印回教徒的團結，但他並非站在民族領袖的立場向雙方呼籲，而是站在印度教領袖的立場：印度教徒是「我們」，回教徒是「他們」；他不是全印大會黨的黨員，但他在精神影響上幾乎是大會黨的狄克推多；然而最大的矛盾是：「甘地雖曾爲反抗大英帝國而奮鬥，但自一九三九年以來，他已幾乎成爲英國在印度的最好朋友了。」（根塞：「亞洲內幕」）

被污蔑了的自由

甘地玄秘的哲學宗教思想，似乎頗與印度古代的懷疑學派相似，實則與托爾斯泰、郤婁（Thoreau）和伊默生（Emerson）等的西方思想更相接近。當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初期，甘地曾擁有廣大的支持者，這批支持者未必都信仰甘地的思想，但他們認爲這是一個沒有武裝的民族，在反抗武裝敵人鬥爭的最初階段中的必由之路。但由於新的形勢的發展，證明了那標榜人道主義的甘地思想，同時也包含着阻止人民鬥爭以及促使對大資產階級和地主利益妥協的內容。

甘地的社會哲學儘管充滿着矛盾，但他無疑是現代印度民族運動過渡期的一個最傑出的領袖。當這過渡時期，再沒有一個別的領袖，能夠像他這樣來填補那民族運動的資產階級方向與日趨覺醒的羣衆之間的空隙的。無論如何，甘地曾領導了這一運動，多少完成了這一歷史任務的。然而，隨着印度人民從開始覺醒到明白的自覺，印度的階級力量和關係在印度幕景上明白展開時，這一任務也就宣告終止了。

而且，正像二次大戰以後的尼赫魯一樣，自從一九三九年以來，甘地已成了阻遏印度人民的民主解放鬥爭的勢力。他反對全印大會黨的向前進步，他使大會黨受他精神的控制。去年的蒙巴頓宣言，名義上給印度以獨立，實際上却促成了印度的分裂。這是帝國主義對印度的另一種統治方式，這是大會黨與回聯的上層領導者對英國妥協的結果。

印度的分裂加深了宗教社團、民族、和部落的對立，帶來了不斷的各種各樣的暴動，這正是帝國主義「分而治之」妙計的必然結果。甘地沒有也不能看清造成這悲劇局面的根源，却只知拿絕食的「感化」來勸阻印回的流血，而最後自己終仍不免成爲暴徒槍刺下的犧牲者，這實在是甘地最大的悲哀。

在印度，甘地是曾經盡過歷史任務的。現在，他已靜靜地躺在古文明發源地的恒河中，已經成爲歷史的人物了。印度人民在爲完全獨立和真正民主的鬥爭中，正在寫着更輝煌的新頁；他們對於這恒河中安息的靈魂，自將致其悼念的憑弔。但是，正如根塞所說，對於甘地的死，真正認爲是一種「災難」（Catastrophe）的，恐怕還是英國人吧。（見 Inside Asia P. 392）

二，四。

開朗中的美國援華談判

王仲明

一

美國議會一月六日開會以後，美政府的援華計劃一直沒有提出來；月中，貝祖詒氏奉命飛美，過了好多天，也沒有確實的消息傳來。

其實，美國對於中國政府的「友誼」，乃是一貫的。正如一月十六日大公報所說：「援華計劃遲早是要提出議會的，此刻不過是在斟酌」而已。貝祖詒去美的遲遲不見結果，並不是說明美國與中國政府之間「矛盾很大」，而是說明這個「斟酌」牽涉範圍很廣，談判要化很多的力量而已。有些人看到一些表面的現象，便以「美國不滿意中國政府的效率」爲理由，說明美援不會成功。其實，共和黨參議員布魯斯特早就說過，美國實在「沒有理由譭謗中國政府，說他們是貪汚的，在美國自己政府內，就有着一大批貪汚者」。（十一、七、聯合）美國衆院軍事小組委員會的報告，說得更好：「就我們美國的觀點來說，與其目睹中國成立共產勢力控制的政府，不問它如何廉潔，總不如一個自由而稍爲腐敗的政府爲佳。」（十一、廿一，華盛頓廣播，次日大公報）最近，前國府軍事顧問團團長魯克斯，更發表了一次重要演說，它以爲「國民政府正在爲生存而戰，中共不僅是一個政黨，而且是一個武裝的國家。在與國軍作戰中，已經扼住了國軍的要害。因此，我們必須擴大美國軍事代表團，對蔣主席的士兵施以實際戰鬥技術的訓練，加強援助國民政府，不問它在內戰解決以前有否進行改革。」（十二、廿、合衆）

根據這些例證，實在不容許我們懷疑：美國對中國政府是一定援助的。

事實也正是這樣，儘管貝祖詒的談判是有曲折的，可是却是一直發展着。貝祖詒代表團到達美國以後，「十九日晚即在華府與美國務部官員及經濟專家若干人會晤，開始正式討論」（一月十九日中央社）；到了廿一日晨「由貝祖詒及李幹率領的代表團與美官員討論時，已開始初步技術討論，幷在國務院外進行非正式討論」（廿一日中央）。同日，胡佛建議參院外委會，援外案應包括中國。再過兩天，即廿三日，馬歇爾宣佈了「切實的援華法案，已由國務部擬就，計劃中的數字，可能超過三億元」（同日合衆）。

再過五天，張羣院長發表了「十項財政經濟政策」的聲明，這是針對着美國援華談判的。這篇聲明，同時在華盛頓發表，美國新聞處及其電台立即爲之傳播。同日下午，馬歇爾接見了貝祖詒，南京外交當局「對此一予人鼓勵的發展，感覺愉快」（廿九日申報）。同時，美國對華政策的執行者——司徒大使，也於廿八日下午去行政院會見張院長，「司徒表示敬佩」（卅日大公報）。這時候，「美財政部長司奈德，也證實在全國財政顧問會，已經接到了援助中國的計劃，幷在研究中」（廿八日合衆社）。接着，「馬歇爾亦宣稱，美政府對於中國政府聲明中所提之十點改革計劃，將予以考慮，而且業已由國際財政顧問委員會完全通過，現已提交預算局，一經預算局審查完畢後，即可提交國會」了，（廿八日美新處電）。卅一日，大公報發表了這樣一條重要消息：

「據華府傳來消息，中美在華府商洽美國援華計畫，進行比以前的談判順利。這次美政府對於援助中國有一個前提，是中國政府在美國經濟援助的同時，中國政府本身也需要一番切實的改革。現在可以知道的，美政府已經相當同意以安定金融爲重心的中國政府的改革意見和安定金融的主要辦法，大致是改革幣制；貸款數額多少，也許正在最後決定的階段。這一方面看美國願拿出多少，一方面也要看我方需要多少，而且能償付的辦法又如何，都需要詳細商量。我政府對未來貸款的撥付辦法，不希望像馬歇爾去年所提的分多少個月來撥，因馬歇爾原計畫的用意是爲了平衡中國外匯，如爲了改革幣制之類的重大措施，那項辦法便不甚適當。我政府希望集中使用，最好一次撥貸，至於美國援助計畫何時提出國會，預料不會過久，無論如何，二月底以前可以提出。還有個消息，就是美國援華

計畫經過全國顧問委會和預算局通過之後，提出國會，國會可能無何重大修改就通過。」

從這條重要消息中，我們可以知道：美政府的援華計劃，與中國政府的要求之間，只剩下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解決，大體上已經沒有什麼問題了。

二

既然，「華府談判」的結果是這樣圓滿，爲什麼當中却會經有過曲折呢？爲什麼會引起許多人對於美國幻想，使他們覺得「美國與中國政府間的矛盾還大得很」呢？

應當指出：我們上面所說的美國與中國政府間本質上的一致，并不是完全抹煞了它們之間尚存的矛盾。聖經上說：「叫富人施捨，比駱駝穿針還難；」同樣地，要叫各國執政者之間（及他們自身之間）沒有矛盾，也比駱駝穿針還難。矛盾，永遠是舊社會的孿生子。過去、現在、以至未來，矛盾總是存在的。但是，這種矛盾，無論如何不會勝過於他們對於共同敵對者的一致。這個一致，是本質的；那個矛盾，是次要的。誰如果分別不出這個本質及次要的方面，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誰如果只注意到本質，而忘記了尚存的矛盾，也就會感到「曲折」的奇怪了。

我們不妨深入地來研究一下這個「矛盾」：——根據過去兩年來的歷史，美國與中國政府之間的所謂「矛盾」，大概是在三個方面：第一、在於所謂「先歐後亞」；第二、在於所謂「直接爲主」；第三、在於所謂「條件不合」。

一、所謂「先歐後亞」　美國所考慮的，乃是全球性的問題，是它在全球如何保衛舊秩序的問題。中國政府所考慮的，則主要是全中國性的問題，是它在中國如何抵制動亂的問題。這樣，「在美國的眼光之中，中國只是世界的一部份；而在中國的眼光中，却變成了中國就是世界」。——這一個差別，是本着矛盾的；美國不能把防堵全世界動亂的力量，完全拋擲到中國的大海裏來，但如果它只拋出一小部份，對於中國政府的需要來說，又未免太「滄海一粟」了。但是，在美國當局，它却有非如此不可的苦衷。正如紐約先鋒論壇報的軍事記者伊利奧特所說：

「我們覺得自由正在歐亞兩洲同時遇到了威脅。我們不能同時在兩線作戰，因爲我們沒有那麼多的資源。我們必須下一個決定—這是很難下的一個決定，正如一九四二年一樣，那樣會受到很多批評。但是，我們必須下這麼一個決定：歐洲較近，我們到那裏容易些，我們在那裏有更多和更好的陣地。我們那邊的朋友和盟軍，雖然受着危險，但能更好地幫助我們。假如我們在歐洲成功了，我們的朋友和我們自己的地位，都將因此大大的加強；到那時候，我們就可以一起去解決遠東問題，幫助中國。假如我們現在集中力量去攪中國，對於歐洲只採取一個包圍政策，那結果將會是在一切地方，都做得太少和太遲的。」（十一，五該報）

因此，美國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這個矛盾，其實只是美國的困難，并不是美國對於歐洲感到「興趣」，而對於中國的緊張局勢熟視無睹。相反的，儘管美國當局本着這樣一個大體上的「先歐後亞」佈置，却並不是完全不管中國的緊張局勢的。魏德邁的來華，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現在，當中國戰局更進一步發生變化時，華府的援華法案又提出了。這些事實，告訴了我們：所謂「先歐後亞」所造成的「矛盾」，冲毁不了美國對於中國的根本興趣。因此，也就決無理由，認爲美國的這一困難，會使美國當局無意支持中國政府，而要選擇一些「自由主義者」來組織「守勢政府」。

二、所謂「直接爲主」　正是因爲美國的力量有限，它對中國的「援助」方針，也就不能不跟西歐有些兩樣。在西歐，如果是以「間接」爲主，也就是「以拋出大批金元建立代理政府」爲主，而以「直接軍事干涉」爲副。在中國，它就不能不考慮如何用最經濟的方法，以求暫時取得「守勢的勝利」，等待「西線勝利」以後，再用更大的力量來取得「攻勢的勝利」。這樣，它就不會把大批金元完全交給中國政府來經營了；它一定會乘中國政府之危，進一步直接下手，以求用「最經濟的方法，阻止中國的動亂」了。這就是說，對於中國，美國要想直接下手，而中國政府却希望美國能將金元交給中國政府經營。——這個差別，也是有矛盾的；通俗的說，就是所謂「軍事援助」與「經濟援助」之間的矛盾。可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軍事援助」也好，「經濟援助」也好，其差別不過在於是否「經過中國政府之手」一點而已，并不在於它們有什麼根本上的不同。何況，從抗戰結束以來，美國對中國，總是這兩種方式並用的。剩餘物資、租借物資、聯總救濟物資、聯總結束後救濟物資、進出口銀行貸款、棉花貸款、太平洋剩餘物資、改進海港用款……這四十多萬萬美元，是屬於「經濟援助」項下的。而二百七十一艘海艦、空軍基地設備、海軍基地設備、運送剩餘物資費用、訓練軍隊費用、孫立人指揮新兵訓練、一萬三千萬發彈藥、AAG軍火庫、陳納德空軍大隊……這更多的項目，則是屬於「軍事援助」項下的。但是，我們能分別出哪一種「援助」的具體作用嗎？能指出哪一種「援助」有利中國的發展嗎？難

這這兩種援助，不都一樣是政府所急需的嗎？就以這一次貝祖詒的華府談判來說，有些人之所以認爲「談判悲觀」，乃是因爲太着重了「美國將以軍事援助爲主」這一公式，不了解美國固然是以「軍事援助爲主」，但却也决計不會不關心國民政府的安危的。貝祖詒說：「中國希望軍事援助與經濟援助雙管齊下」（一、廿八，聯合社）。在努力折衝以後，中國政府的希望總算達到了。

三、所謂「條件不合」　許多人之所以强調貝祖詒失敗，還有一個理由，就是說「雙方條件都難談得攏」。他們以爲：美國一要求中國財政安全，要有保證，這些都很難辦到，因此美國不會放心貸款的。他們也以爲：美國一定要「保證」，「保證的條件」不會低，政府很難答應。這種「條件不合」論，從馬歇爾在南京發表聲明起，就存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了。但是，兩年的事實，不下數十次的美國「責備中國政府」以後的情形，已經可以打破這種看法了：馬歇爾、魏德邁以下，不知多少次責備過中國政府，其實，所謂「責備」，所謂「要求保證」，都不過是爲了予人以一種印象，并不是眞正要做到的。這次張羣院長發表的十項計劃，其能否生效，美國當局一定比我們更明白。可是，美國新聞處不是將牠大加傳播嗎？馬歇爾不是也根據這一篇宣言，好像有了一種保證，而宣佈「援華法案擬就」了嗎？因此，所謂「條件不合」的矛盾，無論如何不會超過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基本態度的。同樣的，美國在付出一筆「援助」以後，的確代價不會太低；而且，早就有人把這種「援助」，以名劇「威尼斯商人」的作風來相比，條件如何，是可以想見的。但是，就政府來說，最要緊的是對付增長中的動亂，也就不能太考慮條件了。因此，所謂「條件不合」論，或認爲這種「條件不合」會阻止美國對中國政府的一貫友誼，是與實際的情形完全不相符合的。

三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想見：這次「華府談判」，在原則上是早已決定了的。所成問題的，只是「中國希望軍事援助與經濟援助雙管齊下」（貝語），美國當局便認爲「援助」奇貨可居，乘此形勢更加緊張之際，大大提出了一些「條件」，來跟中國政府爲難。而中國政府爲了應付當前大敵，幾經折衝以後，終於接受了這些「條件」；這樣，張羣院長的宣言，不過是作爲一種象徵，「華府談判」便順利結束了。

值得大家關心的，并不是這一談判的表面具體結果（如貸款數目等等）。因爲，這一貸款所能起的實際效用，是並不大的。這從過去美國對華援助的效用，以及美國援希的後果，都可以得到證明。目下，全國國民所應關心的，倒是美國當局始則將「援華法案」奇貨可居，繼則乘國民政府之危，提出了許多「條件」來爲難，使政府不能不答應這些條件。這從美國當局的一貫作風來說，本是并不足奇。遠的不說，一月十八日，美衆院舉行外交委員會，民主黨的衆議員李却士；就露骨地宣稱：「我們執行馬歇爾計劃，給了歐洲這麼多的錢，當然不能不有報酬，我們必須以此換得許多重要的戰略原料和基地」（十八、聯合）！

過去兩年，我們中國已經付出過不少代價，答應了不少條件。遠的不說，甚至「中美商約」也不說，只說一說去年一年之中：在軍事上，AAG已參加了練兵，中美海軍協定已正式簽字，空軍基地網已加緊進行，答應了美方在華增加一部份屯兵設備。在經濟上，楊格已就任了顧問，十月廿七日的中美救濟協定中，規定了美方取得一部份生產、貿易、商業、分配及財政的監督權，十一月更有海關交涉，農業上機構已加改組，以「善後委員會」監督農業。在文化上，「天下一家」的口號，已滲透到文化部門，十一月十日簽訂了美國對華教育基金協定，準備徹底改造教育。在司法上，龐德已於九月底就任了司法行政顧問。在國際上，我國答應了開放對日貿易，歡迎投資開發華南……。這一切，難道我們付出的「條件」，還不算大嗎？

爲了這次「援華法案」的談判，恐怕我們又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了。美國當局已經確定了「幫助日本建設，使成爲强盛、安定、自給、自足國家」（一、六、羅雅爾廣播）的方針。因此，使我們中國政府對日和會的態度，從「强硬——軟化——」轉變而進入一個危險的歧途。但是，美國并不以此爲滿足，因爲今天「美國在事實上已放棄它竭力催促早日召開對日和會的意思，相反的，美國將增加努力在佔領下協助日本經濟復興，以等候更適當的時間，再來致力於對日和約的談判」（一、廿七、合衆）。

美國當局在這次「華府談判中」，對於中國政府的「條件」，已不再以所謂「對日和會否決權的合理使用」等等爲滿足，它要中國政府付出更多的、更現實的代價。就在「談判」聲中，與美國使館系統有關的「大美晚報」（一月二十九日）發表了一篇露骨的社論，要求中國政府注意內政改革，並且說：「中國對於內河航運必須遵守國際慣例，目前因爲少數中國航商的利益，對於外商船隻，加以反常的限制，不但削弱了中國的交通便利，而且增加了運輸的費用。」過了兩天，上海「申報」更報道了一條重要消息：——

「蔣主席卅日午在官邸召宴張羣、俞鴻鈞、俞大維、翁文灝、沈怡五氏，有所垂詢及晤談。據消息靈通人士稱：魏德邁頃曾有一文件致送蔣主席，對財政、資源、交通等項有所建議，該文件中包括改革我幣制，開發資源，交通建設等項，尤特別重視對華南水利之興革。主席接獲此項文件後，即交專家擬具意見。卅日主席之宴，所談問題即與此有關，記者晚向與會者探詢，彼等均不肯有所透

露，惟亦未予否認。」（卅一日申報）。參加這一討論的，一位是行政院長，一位是財政部長，一位是交通部長，一位食源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位是首都市長。單從這張名單，這條消息，以及卅日這天正是美國傳來「談判順利」的日子，就可知那是有關一個重大的問題。

站在一個中國國民的立場上，我們牢記着「自力更生」。對於「美援」的作用，我們已經清楚地認識了。因此，我們決不允許因爲「美援」，而妨害到祖國的主權。就是爲國民政府設想，正如美國傑出的軍事評論家威爾納（Max Werner）所說：「決定中國內戰今後局勢的，乃是人力、物力、組織能力、士氣、政治，這些因素，都不是外國援助所能代替的。」（一月十日下午報）。因此，對於美援的外交交涉，實在應當慎重。國民政府「固然很需要貸款，但更需要保持自己的主權。否則，外交上一入歧途，主權一旦重行斷送，引起了人民的憤慨」（卅一日申報）這是不能不加警惕的。

一九四八，二，一，於復旦嘉陵村。

莫・斯・科・通・訊

蘇聯怎樣看英國

Alexander Werth 作
淑之 譯

英國是西歐最強大的國家，因此就蘇聯看來，英國未來的政策是最關重要的。不僅在地理上，就是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英國也是在歐美兩洲的分界線上。這種種都說明英國是個「特殊例子」。井且，就如蘇聯報紙上所說的，英國是「右翼社會主義的堡壘、民主的大敵」。按照蘇聯的一家重要政治機關報「文學報」（Literary Gazette）的說法，這種社會主義「一方面保護國內大企業的利益，同時又是美國大企業的盟友。」沒有強大的共產黨是英國異於法義之處。英國只有像齊里亞克斯等的反貝文派——莫斯科對於這些人是相當重視的。但是蘇聯人相信在英國人中，一定會有仇視美國而願與東歐，特別是蘇聯，修好的強有力的思潮。因此英國變成了一個謎：就蘇聯的看法，工黨政府「出賣了社會主義」，但是英國人民却比別國更喜歡社會主義生活方式。使許多俄國人驚奇的是工黨政府對於英國人的社會主義意識，竟沒有好好的運用。

在蘇聯常聽到一種批評，說英國糊裏糊塗，靠美國一小口一小口的餵它，却不肯自己有拖負地大大努力一番。至於對外貿易，英國需要解脫美國輸入的壓力，與帝國和東歐及蘇聯多作交易。俄國人相信英國政府中有兩派主張—克里浦斯（Sir Stafford Cripps）和威爾遜（Harold Wilson）代表「歐洲」派，貝文代表「美國派」。他們也相信克里浦斯和威爾遜萬分希望英蘇談判成功，而貝文却不這樣希望。八月談判的破裂，貝文的一派當然應負大部分的責任。

蘇聯人希望英國會比美國更願意和東歐的新秩序妥協。可是，蘇聯報紙和好論爭的文藝作品，對於英國却不見得比對美國更加以原諒。繼西蒙諾夫的「俄羅斯問題」之後，蘇聯文藝作品中頗多以攻擊并諷嘲這一派英國人或那一派美國人作題材的。在最近一期的「文學報」中，紅作家傑曼（Yuri Germann）寫了一篇小說，描寫大戰中在俄國北部某港的英國海軍軍官怎樣正經地要求俄國軍官替英國水手弄一個妓院。那個英國發言人還說，「在這些事情上，我們可不像你們那樣的理想主義，我們是現實主義者。」「文學報」又以三直行的篇幅，刊登寇爾吉克詩人對於英國聯合國代表的攻擊，因爲那代表說蘇聯也有殖民地人民的。這一位蒙古詩人問道：可曾有馬來亞或新幾內亞詩人，像他訪問蘇聯海軍時那樣，在戰艦上受到英國海軍上將的隆盛招待？他的結論是，蘇聯沒有種族歧視。

自信心、對於祖國的驕傲、相信在目前這大思想鬥爭中蘇聯的主義是優越的——這些意識被用幾百種方法來灌輸到蘇聯人的腦中。西歐經濟上的甚至思想上的混亂和漫無方向，被經常地誇大宣傳着。這一切都收到效果的。蘇聯認爲自己對於思想鬥爭武裝得特別強；一九四七年蘇聯在工業農業上的進步，更加強了人民的自信心。他們說，就使美國資本主義有原子彈作武器，也解決不了饑餓的人的問題。美國的貸款祇能作爲一種止痛劑，極少經濟價值，但却有政治上的危險性；我們得準備「希臘局面」在奧、法和其他各國重演。蘇聯人覺得英國已深感希臘局面的「恥辱」，因此不希望它重演，當然更不希望在法、奧等重要據點重演。英國也許還會「稍稍偏向東方一些」，這樣就可以使任何有嚴重政治含義的馬歇爾計劃不能在歐洲實行了。

以上這些，一般說來，是莫斯科所見到的目前世界矛盾中的因素。說蘇聯對於它和英國的關係如何，並不發生興趣，就像某些英國觀察家所指出的，是完全不確的。因爲英國還能利用它的地位，去減少目前國際間的緊張。俄國人相信就使美國有一個勢力強大的「主戰黨」，英國人總是非常反戰的；他們並不以爲英國已不可挽救地站在美國這邊了。但是除非變化已經明顯，蘇聯對於英國仍會像對於美國一般，痛加抨擊的。

至於貝爾格勒的共產黨情報局，蘇聯人說這是對於「戴高樂主義」和美國所策動的其他運動的一種「警告」和「戒備」而已。——譯自美「民族」週刊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號

論西歐集團

官鄉

一

戰後兩年多來邱吉爾所一再苦心倡導的西歐集團計劃，今天就要在工黨政府手中實現了。上月廿二日，貝文外相在他的外交政策演說中，正式宣佈英國擬以英法同盟爲核心，拉攏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乃至義大利及其他拉丁民族國家，共同建立西歐聯盟，締結西歐長期防守條約；各參加國的海外殖民地也將成爲聯盟的一份子。貝文這一建議，透露出幾個重大的消息。

第一、如果一九四七年二月英美德國兩個佔區的合併是四强合作時代（雅爾達——波茨坦路線）在歐洲的終結，七月間美國片面建議召開對日和約預備會議是同時代在亞洲的終結，十一月底倫敦四外長會議的破裂是正式宣佈「天下一家」觀念的死刑；那貝文的這個新建議和美國的立刻支持，就是象徵着强權政治的復活，表示「英美核心同盟」將代替四强合作了。今後的地球將分爲兩個世界、三個集團：美國領導下的西半球集團，英（法）國領導下的西歐集團，蘇聯領導下的民主集團。前兩個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後者是民主世界的。英國認爲，第一和第三個集團都是很鞏固的；只有第二個集團還待形成，結果不免使英國在英美核心同盟中僅能處於小夥計的地位。貝文的這個建議，實際上就是企圖完成世界鼎足三分的形勢，以便英國跳出小夥計的地位。

第二、這個西歐集團在基本性質上，仍然是排斥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貝文說：英法準備團結法義與西葡比丹荷瑞盧以及斯干地那維亞國家；而英國起草的聯盟條約草案中竟一反十個月前英法盟約的規定，不再提及「防止德國侵略再起」的條文，足見連西部德國也有被邀請在適當時機成爲西歐集團的一份子。由這兩點可以看出，今天的西歐集團不僅排斥蘇聯，而且也排斥芬波羅匈南捷阿保以及德國東部蘇聯佔區。必須記住，在這些被排斥的國家中，約共有兩億六千三百萬的人口。這就等於說，貝文是在提議團結歐洲人口之半來對付歐洲人口的另一半。此外，連西班牙的佛朗哥、葡萄牙的薩拉柴和西部德國的納粹餘孽都可被容忍，被允許參加西歐集團，這就說明西歐集團是一個集反動勢力和僞裝社會主義者大成的東西。

第三、表面上雖然說是英法兩國共同領導西歐集團，但實際上却是英國一國在領導操縱。英國之所以要儘可能團結西歐最多的國家，具有軍事、政治、經濟的三種意義。英國企圖取消歐洲的關秎壁壘，好讓英國貨物容易深入各國；她希望半個歐洲都掌握在保守反動的勢力手中，好在將來有必要數量的砲灰來完成英美集團的軍事冒險；她希望集結西歐的力量來補足她本身已經削弱了的政治經濟力量，加强她在英美核心同盟中的地位。

第四、貝文說：「這一聯盟不能基於地理原因而只以歐洲爲限。歐洲的勢力正伸展到全世界，所以我們的眼光尤須放遠在西歐以外。首入眼簾的是非洲，那邊的偉大責任由南非、法國、比利時、葡萄牙和我國分担。我們更須注意到其他海外土地，尤其是東南亞洲，荷蘭在那邊佔有重要的地位。這些歐洲組織必須在經濟上予以支持，因此各英共和邦及其屬領以及法荷比葡的海外屬地，都應該保持最可能密切的合作。」這一點又說明，西歐集團的另一目的，是共同鎭壓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如所週知，這次大戰之後，法荷英各屬的殖民地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各帝國主義宗主國被搞得手忙脚亂，無法應付，終於不得不讓美國的勢力廣泛深入地滲透到各個殖民地中去。因而自去年年初以來，這些帝國主義宗主國的政治家，就有不少人認爲殖民地運動是整個的、不可分割的、互相影響的，從而建議各宗主國應該合作，尤其在鎭壓殖民地的人力財力方面應該實行互助。今天貝文的西歐聯盟建議，不僅要滿足這種合作互助的急迫要求，而且要把所有殖民地資源交由聯盟統籌支配，以防外人的覬覦。

第五、辯證地看來，西歐聯盟在未來四五年中自然是非依賴美國不可的，可是在將來羽毛相當豐滿的時候，也可能變成一個「東阻蘇聯、西防美國」的機構。據說，英國工黨及反對黨都已同意下列數點：「一、致力西歐經濟復興以遏止國際共產主義之擴大；二、以共同計劃提高生產合理分配達成上述目標；三、馬歇爾計劃乃任何西歐集體經濟計劃之主體；四、英國必須會同其共和邦充份參加馬歇爾計劃。」這些是說明英國的西歐集團計劃是便利並幫助馬歇爾奴役歐洲的計劃的實現的。但在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在殖民地問題上，西歐集團計劃可能是針對着美國的擴張的。簡單的可以這樣說，如果在反蘇反共反民主的場合，西歐集團必然與美國一致，並且願意充當馬歇爾計劃的馬前小卒（這裏要注意，馬歇爾計劃實在是一個政治計劃而非經濟計劃）；但在其他的場合，特別是對殖民地統治的場合，則兩者之間不僅不能一致，有時恐怕還會互相衝突、排斥。矛盾之中有一致，一致之中有矛盾，是這兩個集團相互關係的特點；不過，在目前則是一致多於矛盾。

第六、這個西歐聯盟的火藥氣味異常濃厚。由於英美之間實質的軍事同盟約法繼續存在之故，兩者會自然而然地銜接起來。再加上英國的國防計劃正着眼在非洲和中東，這樣很可能地就使西歐聯盟成為一個西方國家對抗蘇聯的全球軍事陣壘和前哨地。這種軍事上對峙的情形，無疑地可能醞釀着一種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

二

美國對於英國西歐同盟的建議，當然是竭力支持的。但是美國却不能讓英國單獨操縱，領導這個聯盟。如果西歐各國能够在軍事經濟政治上構成一個單位，那馬歇爾奴役歐洲的計劃就容易推行得多；是在這一個立場上，美國的政治家們纔表示「熱烈歡迎」。但另一方面，如果讓英國單獨操縱，則美國又怕在將來英國反戈相向，來同美國爭奪資本主義世界的霸權；是在這一立場上，美國比較著名的政論家們纔僅有對貝文建議作有限度的贊助。

紐約先鋒論壇報的著名評論家斯屈萬特氏這樣批評說：「假如歐洲聯盟成立了，結果將把自由世界分成兩個集團：美國的和歐洲的。依照第二次大戰前夕英法同盟的前例來看，兩國雖然同盟，但因兩國之間誰也不服從誰的關係，所以一旦重大問題發生，兩國總是各執己見，互不讓步，其結果遂形成遇事僵持，行動迂滯的狀態，終至給予希特勒以大好的機會。今天如果由歐洲到太平洋，劃分成美國集團與歐洲集團的兩個政治權力圈，其結果必然會重複英法同盟的歷史悲劇。何況美國集團全屬資本主義的，歐洲集團全屬社會主義的，這種思想上的分別將使僵持和迂滯的局面更容易形成呢！為了這個緣故，我主張組織一個橫跨大西洋的美英聯盟，把英國的自治領和西歐各民主國家包括進去；只有這樣纔能永遠防止自由世界的分裂。事實上，單只西歐聯盟絕對解決不了西歐的嚴重經濟問題，反過來，英國與西歐如其與美國、加拿大、澳洲等聯合起來，結成自由世界聯盟，那我担保一定能够很快、很便宜、很好地完成經濟復興。」這不是很明白地告訴英國，西歐集團是可以組織的，但必須放在美國指揮領導之下嗎？

同樣的論點見於名政論家李普曼的評論中，他認為「西歐公約如果成立，必將促成西歐的分裂」，他指出「某些國家如挪威、丹麥、法國、義大利等，還不能為歐洲十六國的其他國家担任防守的責任，所以預料大部份西歐國家可能拒絕參加西歐公約。」這是從軍事安全的角度來勸告英國要把西歐集團擺在美國領導之下的，因為沒有美國的確切保證——特別是軍事保證，西歐各國將不願接受英國的建議。

共和黨的權威外交家杜爾斯和巴魯區更坦白了，他們簡直絲毫不隱諱地要西歐「在美國確切保證之下，建立政治經濟和防守同盟。」有的美國官員更毛遂自荐，說「英國和西歐假如邀請美國參加聯盟，美國必欣於接受。」

凡此種種言論都足以表示，儘管美國贊助英國所提的西歐集團計劃，可是美國對英國是否能忠心到底為美國服役總不免有點心懷疑慮。因此，美國就進一步切實求在經濟上直接掌握住西歐聯盟的成員，以削弱英國操縱的力量，預防英國不安於小夥計地位的雄心勃發。美國這種直接掌握的行動，首先表現在法朗貶值問題上。

法國政府這次把法郎貶值百分之八十，一面固然是迫於國內經濟環境，不得不如此，但在另一方面，却是得到了美國資本家的暗中支持的。倫敦「工人日報」曾經明白指出，「華爾街在鼓勵法郎貶值的動議，最後結果可能使英鎊喪失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此事使倫敦深表疑慮」——（塔斯社倫敦廿二日電）。這就怪不得法郎貶值的消息一傳出，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總裁美國人古特以總裁的身份嚴厲表示反對，美國國務部發言人却發表談話，承認「美國極贊成在此時調整法郎，但對於法政府所宣佈的細目，並不完全贊同。美國對於法政府及國際貨幣基金會之間談判未獲完全同意一點，雖表示扼腕

……但美政府在此協商時期內，對於法政府採取步驟穩定法國經濟的努力，始終表示最大同情，並相信法政府和基金會各會員國密切合作，實施其外滙新措施，以便儘量減少任何不良後果。我們應聲明者，即我們極贊成此時調整法郎」了（美國新聞處廿六日電）。

英國對於法郎貶値自然不滿，因爲這將加强法國貨物在歐洲市場上對英國貨物競爭的機會，結果可能迫使英鎊也非貶値不可。可是美國還是把英國教訓一頓，替法國辯護一番。華爾街的大老板們就說：「法郎貶値實際早已開始，法政府無非加以承認耳。堅決反對法國計劃之英國人深知不能在自由市場中將架空之金鎊價格維持過久。一般美國財務與商業方面人士對法郎貶値表示歡迎。」甚至馬歇爾也說：「法國欲在援歐計劃之規範內履亍其任務，則貶値實屬必需，且與十六國巴黎會議中所定之文件相符合。英國及國際貨幣基金與法國之意見分歧，對貶値並無影響。」

明知法郎貶値對於英國是一個很嚴厲的打擊，爲什麼美國要這樣高興呢？法國「人道報」分析得很正確：「美國人，由於他們的貨幣購買力增加一倍，已經有一切機會取得我們的財產、工廠和貨物了。至於我們法國呢，即使依照最樂觀的預測，我們也將不得不以提高百分之八十的價格，去購進美國小麥和煤斤；麵包的價格也隨之增加了。這些依照馬歇爾計劃送來的『禮物』，從此以後，法國不過是處理自己財務的主婦了，政府已經更爲美帝國主義者所奴役了。法國的重工業依賴着魯爾的煤斤。我們的軍隊也不再是獨立的了。我們的軍備和空軍都將依照美國式而實行標準化，現在我們的貨幣也從屬美國了。」

法國這樣直接爲美國所控制，完全變成美國的附庸之後，英國缺少法國的合作，還能够玩得出什麼花樣呢？而況英國本身也正在依賴美國的經濟援助。所以儘管英國主觀上不免想挾西歐集團以自高身份，但在實際上，英國眼前是不能有所作爲的；除了暫時安心替美國作馬歇爾計劃的歐洲「監工」之外，恐怕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了。

三

西歐集團前途如何呢？這裏可以舉出三個理由來，說明其困難重重。

首先，貝文、邱吉爾、馬歇爾對心目中的西部歐洲是指斯德丁至的里雅斯特以西的一部份歐洲而言，是一種地理上的劃分。可是思想與潮流却不是可以劃分的。在東歐也不免有反動派，在西歐自然更不免有進步份子；這些都不是按照地理上的分劃可以清掃的。因此，地理上的分劃愈清楚，則內部思想的鬥爭與衝突也必然愈尖銳。就拿西歐來說，法義兩國人民力量的强大，是誰都不能不承認的。如果西歐集團眞的組成的話，這些人民的鬥爭必然更見加緊。所謂兩個國際陣營的分裂，不僅是縱的，而且也是橫的。未來西歐集團的成敗，得看集團內部反動與進步、人民與反人民力量的消長。我們相信新西歐的人民是決不會讓他們自己爲了美國或英國獨佔資本家的利益而捲入玩火的罪惡把戲的漩渦。

其次，如果只有政治性的西歐集團，而沒有經濟性的西歐集團，那是絕對維持不了多久的。要達成西歐集團的經濟合作，第一步就得取消關稅壁壘，組成關稅同盟，把西歐變成一個經濟單位。然而這種事情談何容易啊！像英法比荷盧都是工業相當發達的國家，在政治社會經濟技術各方面都有許多難以合作的嚴重困難。舉例來說，英法同盟訂立了這麼久，但英法經濟談判始終無法成立。英國希望法國多注重農業，法國不答應。法國希望英國停止鐘錶製造，給法國鐘錶業一個機會，英國又不答應。這怎麼合作得起來呢？西歐集團的成敗，也繫於關稅同盟談判的成敗。不過，照法國政府不顧英國政府勸告，毅然决定把法郎貶値的情形看去，關稅同盟的前途是很黯淡的。

最後還有一個德國問題橫梗在西歐集團的路上。法國之於魯爾，荷比盧之畏懼德國侵略再起，都是與美英兩國單獨扶持德國的决策不能相容的。除非用最高明的欺騙方法來遮住這些國家的眼睛，恐怕西歐集團也會遭遇到困難吧。

三十七、二、一日。

本刊春節休刊一期啓事

敬啓者茲因第十七卷第七期本刊出版期間，適逢春節，印刷所工友均休假返里，本刊不得已休刊一期，第十七卷第七期準於二月二十一日出版，請各地讀者注意爲荷

世界知識社編輯部啓

本刊卽將調整售價優待定戶啓事

敬啓者邇來物價飛漲，報紙、排印工及日常開支均激漲數倍。本刊爲維持成本，决於下期起再行調整售價，以資挹注。但爲優待定戶起見，凡定戶於二月二十日前（外埠郵戳爲憑）向本社直接訂閱者，一律仍照原價計算，過期則按新價辦理。事非得已尚希亮察爲幸

世界知識社發行部啓

論法郎貶值

李正文

一　原因

蘇聯提高通貨購買力的幣制改革實行不到一個月零十天，法國又宣佈貨幣貶值了。二者雖都曰幣制改革，但一則鞏固一則削弱；一個是經濟扶搖直上的結果，一個則是經濟一落千丈的產物，這種由經濟制度不同而派生的強烈對比，實是頗堪玩味的。

法國在歐洲是跟英國並駕齊驅的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爲什麼採取這一下策法郎貶值呢？因爲：——

（一）阻撓法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因素之一，就是煤斤缺乏。法國的煤斤生產，戰後逐漸發展，至一九四六年十月達四百四十七萬噸，遠超過戰前一九三八年平均每月的三百九十萬噸，但後來便逐漸跌了下來。一九四七年五月以後，便跌入了戰前的水平，九月略高一些，但也只是三百七十六萬噸。不僅本國的生產已經跌入戰前的水平，而且煤斤的輸入也比戰前減少得驚人。例如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五月，平均每月輸入九十二萬四千噸，僅及戰前一九三八年每月平均的一半。後來生產更加減少，輸入就不得不大大增加，所以一九四七年七月由魯爾輸入十七萬四千噸，美國輸入一百二十一萬五千噸，八月單單由美國輸入一百六十八萬三千噸。但美國的煤每噸二千四百法郎，魯爾煤二千一百四十法郎。魯爾煤便宜很多，但英美兩國都不願魯爾多多供給法國煤斤，英國的理由是本國也鬧煤荒，同時也願法國鬧更大的煤荒，這樣就可阻礙法國的工業生產，打擊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者法國，美國則不願魯爾的煤搶奪美國在法國的生意，這就是說，法國的煤斤恐慌是英美兩國有意製造的，英美藉此不僅容易壓迫法國政府在內政外交上唯命是聽，而且還可以多作幾票生意。從法國方面說，要想輸入大量煤斤，就只有發展輸出，賺取外匯。

（二）法國的糧食問題，在戰後也一年比一年嚴重了。按官方統計，一九四六—七年法國政府必須在國內收購四百八十萬噸，在國外（美國）收購五十萬噸，這樣才能勉強應付。但是，事實上在國內只收購到四百四十萬噸，尚缺四十萬噸。於是一九四七年三月由美國歸來的農業部長譚吉普利然就告訴人民說：「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底，美國將給法國運來五十萬噸小麥，七月還有四十萬噸運來。」但這些諾言並未兌現。因此只好從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起，把吃不飽餓不死的麵包配給量每人每天三百公分減爲二百五十公分。八月底拉瑪第政府又減至二百公分，這樣才激起了全國工人的洶湧澎湃的罷工浪潮。這種口糧配給減少，就說明了法國糧食問題的嚴重程度。一九四七年小麥的收穫量，僅僅三百六十萬噸，比往年更加悲慘。一九四六年的六百六十萬噸收穫量，使一九四七年的口糧份竟減少到二百公分麵包，那末一九四七年的三百六十萬噸收穫量，會使一九四八年的口糧份減少到多少呢？這是完全不可想像的。法國政府說，必須購買外國四百萬噸小麥。但外匯那裏來？

爲什麼法國的食糧愈益非依靠美國不可呢？就是法國社會黨政府硬性規定不合理的小麥價格所致。例如一九四六年收穫的小麥，按比戰前高五倍的價格出售，而其他農產品價格，則提高了十倍至十五倍，以至次等穀物價格漲到每生的納一千五百至二千法郎，而小麥的官價只有一千零三法郎。在這種情形下，農民都不種小麥了，所以一九四七年的耕地面積比一九四六年減少了八十多萬公頃。從這裏可以看出，法國想根本解除食糧恐慌，應當一面廢除不合理的小麥官價，一面澈底實行土地改革以提高農民的勞動熱忱，並發動爭取耕種五百萬公頃小麥的運動。不過社會黨政府不敢這樣做，因爲這樣做就會引起美國不開心，不給貸款，這只好走向法郎貶值，刺激出口，賺取外匯之一途。

（三）法國的對外貿易，按杜克洛斯在貝爾格勒的報告，一九四七年上半期的逆差爲六百十四億二千萬法郎，下半期逆差，按聯合國的統計月刊也有每況愈下之勢。同時，法國能賺回一些外匯的出口，一九四七年四月達到二百零三億九千四百萬法郎後就逐漸減少，九月竟跌至一百五十四億一千萬法郎；輸入方面，則始終未減少，九月仍爲二百九十四億法郎，原因就是煤斤和食糧再不能減少進口了，如再減少，那只有工廠斷煙，人民餓死了。輸出日少，而輸入仍保持原狀，這便使外匯加速枯竭了。不過爲解除這一困難，固然可以跟蘇聯實行物物交換的貿易，不需要任何美元外匯，但這有違於法國政府目前親美反蘇的外交政策，所以法蘇兩國也因這一政治問題停止了商務談判。最後只剩下了一條道路，就是法郎貶值，爭取外匯，擴大美國商品輸入。

（四）過去對美國馬歇爾計劃中的大量貸款存過極大的幻想，等了好幾個月倘無消息；甚至美國握有絕對支配權的國際建設銀行，早已批准貸給法國五億美元的餘數二億五千萬美元，迄今如石沉大海。渺茫的美援，已經是遠水救不了法國的「近火」了，因而便只有採行自力爭取外匯的方法。

（五）法國的黃金存底，在戰前一九三九年的銀行裏有二千一百五十九噸，一九四七年四月降至六百十八噸，九月已經只剩三百九十四噸。這比起法國黃金貯藏量最大的一九三二年四千八百餘噸，眞是不勝今昔之感！對外貿易的這樣逆差如再持續半年，美國大量貸款如不能及時批准(事實上無多大希望)，黃金準備就會空空如也了。

（六）法國的財政普通預算六千一百七十億法郎，近因物價不斷上漲，不該發生

赤字而也發生赤字了。至於特別預算，遠在九月中旬赤字巳達一千二百六十億法郞。試觀法國的軍費開支，高達二千八百億法郞，單單爲了鎭壓越南的民族獨立戰爭，每天就要耗費一億法郞以上。入不敷出的數字這樣大，乃不得不乞靈於鈔票印刷機，所以一九四七年一月法郞的發行額尙爲七千三百億，一九四八年一月卽增至九千零二十億了。如此通貨量的增加，生產的萎縮，這便劇烈地刺激了國內物價，但對美元的匯兌率始終維持一百二十法郞，出口是非常困難的，於是法郞貶到二一四・三九二法郞兌美金一元，以希望在國際市場上與出口國家競爭。

（七）由於原料進口減少，許多工業部門都實行減產了，又加上食糧不足，物價高漲，實際工資減少，所以工人不僅勞動熱忱沒有了，而且在轟轟烈烈地進行罷工，這便造成了法國自一九四七年五月以來工業生產指數的不斷降低。

——由於上述七種不利關係，法國當局又不承認像許多經濟學家所說，「是法國政府在國內外政策上採取了右傾路線所致」（M. Gan）；而承認是「美元恐慌」所致。所以，爲了解決法國的美元恐慌，不是向美國叩頭告借，便是發展出口。近來巳經洞悉了美國因經濟危機自顧不暇，焉能拋了肚子顧脊樑，於是就決定法郞貶值以刺激出口了。

二　前例

法國實行法郞貶值，在歷史上不是頭一次。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主要由於貿易逆差過巨，也曾實行過一次貶值。不過當時的貶值，由於同盟國的貨幣聯合戰線以及英美兩國銀行的有效支持，在一九一四至一八年期間，始終都未越前此對英鎊匯兌率百分之三、對美元百分之五的雷池一步。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九三一年後，由於慢性的農業恐慌與維持法郞金本位的平價，工業生產不斷萎縮着。法國的輸出，也迅速地下降着。於是產業資本家便公然要求法郞貶值，但因法國靠放利生活者與小額存款者佔人口比重相當大（法國儲蓄銀行的存款總額由一九二六年的一百五十億法郞增至一九三三年底的五百九十億法郞），所以貶值經過了很長時期的鬥爭才能實現。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恐慌爆發後，曾發生了一件歷史上從未見過的世界各國普遍的貨幣貶值，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發生的少數國家貨幣貶值性質（世界大戰的直接結果）根本不同。固然在表面上看，直接促成貶值的原因，美洲各農業國家是因外匯不足，英國是因黃金大量流出，美國是因全國的銀行恐慌，法國就是因前面所說的貿易逆差與預算赤字。但當時眞正原因却是因物價暴跌，以致債務負担加重，無論私人的借款、法人的債務、國家的公債，都達到無力償還的地步，乃採用貨幣貶值的方法減輕了負担。

此次法郞貶值，在表面上正如上述，也繼承了法國的歷史傳統，是由貿易逆差與預算赤字所致，但事實上前次貶值是資本主義經濟內在規律所促成，亦卽是經濟恐慌下的必然結果，而此次則是法國政府所採取的偏右政策所致。換言之，以前是經濟性的因素較大，而此次則是政治性的因素較大。

三　影響

法郞貶值後，對於國內的影響就是物價暴漲。物價暴漲就是犧牲薪水階級以及小放利生活者，重新分配國民收入的意思。對於法國大資本家說，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因爲第一，促成工人的實際工資降低，亦卽促成工業生產成本的降低；第二、促成工業債務的實際減少，結果也會造成成本減低；第三、在爭取國外市場和擴大輸出上，取得有利地位。——這就是法國內部工農中小資產階級反對而大資產階級擁護法郞貶值的緣故。對於國外的影響，法郞貶值在政治上將加強跟資本主義國家，尤其跟英美外交的矛盾，在經濟上將激化世界恐慌的嚴重性。

法郞貶值前的頭一天，英國財長克里浦斯曾親赴巴黎談判了二十四小時，用盡了所有方法企圖勸阻法郞貶值，甚至巴黎若干人士指出「其在政治上引起的惡果，如英政府的反對等，將超過在經濟上的利益」（路透社一月二十五日電）。美國財政部發言人於一月二十六日正式聲明：「美國政府對法國政府貶值法郞並設立外匯自由市場的措施表示反對。」美國擁有百分之三十二表決權的國際貨幣基金會，甚至恫嚇說：「除非法國能於五月前重新採用得爲基金會所接受的貨幣制度，法國不得再向基金會借支其所需的（一億三千一百萬）美元。」由於加強了法英間、法美間的上述政治矛盾，所以法國財長梅友向克里浦斯解釋說：「這個結果雖然不幸，然英法兩國政府都希望英法間歧見，不致妨礙兩國間的一般關係或合作、以後兩國政府對於建立西歐聯盟的共同努力」；美國財政部發言人也警告說：「法郞貶值後，一般人所最恐懼的效果如果實現，對於馬歇爾復興方案的順利執行將有嚴重影響。」這可見法郞貶值，對於反蘇的西歐聯盟以及美英法三國在德國西部的合作，都將有極大的否定作用。

在經濟方面的影響，法郞貶值可能成爲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開始總崩潰的信號。因爲如所周知，美國的對外出口貿易由一九四七年五月的十四億美元，一直下降着，至九月跌爲十億美元；英國的出口，雖然在一九四七年一季比一季有起色，但也未能賺回足夠外匯使英國人民輸入充分食糧，也未能使英國工業輸入充分燃料—煤斤，相反的，英國的麵包配給量減少了，煤斤仍然在鬧嚴重的恐慌。美英兩國的對外輸出，在法國無能力競爭的條件上尙且如此，那末法郞貶值百分之八十所賜與法國的國外市場競爭能力，顯然更會給早巳陷於不景氣中的英美出口以極大打擊。所以英國在法郞貶值前數日，出口貿易就停止了，以致倫敦的權威人士說：「英人購得更多白脫、火腿、鷄蛋的希望爲之粉碎了。」美國的製造品出口商也在惴惴不安了。英美兩國的經濟在法國這樣匯兌傾銷政策下，如想維持過去的苟延殘喘，則恐怕無法避免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時代所表演的那一幕相繼貶值的醜態了。正如倫敦金融界人士的估計：「法國政府採取此種行動，將爲其他國家創一危險的前例，足以促成國際貨幣之混亂狀態。」唯其有「危險的前例」作用，儘管英國政府不止一次地發表壯言豪語說「英國政府不打算採取任何行動以變更英鎊對其他貨幣的匯兌率」，但英國公債竟在一月二十六日狂跌了四億零三百萬美元之鉅，單就新英國運輸股票一項，卽下跌了六千二百四十三萬五千美元，同時，大家都爭先恐後地拋出英鎊購買黃金，這都證明一般人不相信英鎊會長此不貶值的。假如英鎊貶值，接着美元也會尤而效之的。

英國對於法郞貶值，是不分上下朝野，都一致反對的。不過美國的態度，不僅因人而異，甚至對法郞影響之方面不同，也有出入。例如：法國的擴大出口是爲了購買美國的食糧與煤斤，美國並不反對；法郞替美元打倒一個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者英鎊，這是華爾街主人所馨香祈禱的（英國「工人日報」）；「法郞貶值，法國向美方購貨，將付兩倍之錢，美國則可以相同數目之美元，向法國購買兩倍於前之貨物」（法國「人道報」），尤其美國前此對法國的大量貸款，因法郞貶值而提高了一倍的購買力，這都是美國求之不得的事。所以在某一點上說，法郞貶值，也是符合於華爾街的利益的。

美國對朝鮮政策的史的回顧

蘇·I. Yermashev作
一華譯

一

由於美國代表團的要求，朝鮮問題曾經被列入聯合國大會的議程內。大會開幕後第二天，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堅持朝鮮問題應該從根據莫斯科協定而成立的蘇美聯合委員會手中提出。

照馬歇爾的說法，美國對於朝鮮是抱着最高尙的目的的。他保證美國政府的唯一願望就是造福朝鮮。

美國國務院的宣傳用意，是要造成一個印象，使人以爲美國統治階級是朝鮮人民的朋友，而且從來就是。一般人都知道，朝鮮的亡於日本帝國主義，美國的統治階級幫過不少的忙。可是事實還不只此，日本強盜實際上是直接從美國政府手上取得朝鮮的。現在，當美帝國主義者正以朝鮮的朋友和保護人的姿態出現的時候，我們回想一下這個一半已被遺忘的歷史事實，也許不是沒有用處的吧。

*　*　*

朝鮮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第一個目標。一八七三年，日本政府就有意再走豐臣秀吉的老路—他曾於十六世紀末葉蹂躪過朝鮮。可是日本並沒有馬上動手，原因是恐怕中國和俄國報復。此後二十年來，日本侵略者有計劃地準備着跨越朝鮮海峽的基地。同時，他們又一再向朝鮮保證他們將神聖地尊重它的獨立和自由。

一八九四年，正當中國朝廷懦弱無能，列強也意見紛歧的時候，日本軍開始在朝鮮登陸，而在刺刀之下，宣佈了日鮮同盟條約。朝鮮的獨立是受到死亡的威脅了。一八九六年二月十一日，朝鮮王避難於釜山的俄國使館，宣佈對日條約無效。於是日本迫得重新宣佈承認朝鮮的主權與獨立。可是這不過是一種奸詐手段罷了。

在那個時候，美國和英國已在鼓勵日本反對俄羅斯。日本利用美國的金錢來完成戰爭的準備。作戰的時候，美國的古恩（Kuhn）、洛厄布（Loeb）那一班銀行老闆，曾拿出無數的金錢出來，任由那位遠東侵略者支配。

在美國的政治和經濟支持下，日俄戰爭剛爆發時，日本已佔領了中立的朝鮮，然後再強迫朝鮮簽訂同盟條約。這張條約是一九〇四年二月廿三日簽字的，但到了五月，東京已決定朝鮮必須併入日本了。七月，日本派了一羣顧問強迫駐在朝鮮政府。其中就有美國人史提文斯（D.W. Stevens），他是一個外交顧問，後來於一九〇八年三月被朝鮮的愛國份子殺死於舊金山。可是那些「顧問們」却已給日本的吞併朝鮮掃清了道路。

現在，一切都要看列強的態度了。日本自然不會徵求俄國的意見。英國的表示同意，是沒有疑問的，因爲英日兩國自從一九〇二年起，就已結下了軍事同盟。餘下的只是美國了，它的態度是有決定性的。日本帝國主義能否侵併朝鮮，完全要看美國的態度。

美國政府的答覆是叫它進兵。

*　*　*

當時的美國總統是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一九〇五年七月廿九日，日本首相桂太郎伯爵和美國陸軍部長塔虎脫（William Howard Taft）對朝鮮問題交換意見。塔虎脫坦白地告訴桂太郎，說美國並不反對日本獲得朝鮮的宗主權，因爲華盛頓當局相信這是足以「奠定東方的永久和平」的。老羅斯福本人，通過他的駐東京代表，向日本外務省保證：由日本「改組朝鮮，不會遭遇美國的反對。」

我們應該說明，當時美國和朝鮮是締結着友好協定的。協定於一八八三年二月十三日施行，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若果別的強國對其中一國的政府有不公或壓迫的行爲，則另一個的政府於接到通知後，必須盡力調解，以表示其友好的感情。」

可是，糟糕得很，這些不過是空話罷了！協定已成了一張廢紙。

正如老羅斯福政策的熱烈崇拜者克萊德教授（Prof. P. H. Clyde）所證實的，老羅斯福「對朝鮮人是毫不尊重的。」當時和華爾街有密切聯繫的華府中人，都認爲日本替美國打的仗，（指日俄戰爭——譯者）。跟美國自己的打得一樣出色。美國學者都極力製造輿論，好使老羅斯福和他的顧問們犧牲朝鮮來和日本做一次交易，良心上不至過於難過。

其中肯南（George Kennan）是特別賣力的。由於老羅斯福的邀請，他到過朝鮮，並且後來在「展望」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朝鮮遊記的連載。他說，朝鮮人是「醜陋的，」「沒有同情心的，」「懶惰的，」「骯髒的，」「魯莽的，」「不可思議地無知的，」「完全沒有自尊心的，」所以他們都是「腐化了的東方文明的腐爛產物。」肯南對日本人却讚美備至。有一點他認爲是要感謝日本屠夫的殘酷的，就是他們「解除了朝鮮被俄國佔領的恐懼。」這些話和今日華爾街御用文人所說的一模一樣。可是這正是肯南——這吞併朝鮮的幫手—所說的。

詆毀朝鮮的宣傳，不但對日本維持其在朝鮮的不人道的暴虐的統治，有很大的幫助，而且對日本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所幹下的罪行，也有不少的功勞。甚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一九四二年，紐約的諾夫書店（Alfred A. Knopf）出版了一本書，作者是前紐約時報駐東京記者拜亞斯（Hugh Byas）。他公然寫下了這樣一句話：「在現在的發展階段下把自治權強給朝鮮，將是一個殘忍的禮物。」拜亞斯甚至建議，卽使對日戰爭勝利後，美國也應「把朝鮮的託治權授與日本。」

我們在這裏不談這些政策的內在動機。我們只提出事實。事實本身就會說明一切的。

*　*　*

自然，美國也有人感覺到華盛頓當局的政策的危險性的。可是華爾街寧願和日本做買賣。特別是摩根財團，他們供給日本物資來侵略中國和準備二次大戰。那些財閥們堅信「大戰」是會單獨向北方發動的——對蘇戰爭。關於這方面的理論，美國遠東政策研究者泰勒（George E. Taylor）在他的「新太平洋中的美國」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美國並不想急於削弱日本，使它比蘇聯弱得過甚。從前常常有人希望有一天那兩國會互相作戰起來，好像一九〇四—〇五年一樣。」

這句話坦白之至。而這也是眞的。金元外交的政策，就是鼓勵日本去打蘇聯，——從而削弱反帝國主義主力的蘇聯，和美國的太平洋市場唯一競爭者日本。

可是到頭來，美國還是和日本打起來了。不過美軍却不能獨力擊潰亞洲大陸的日軍。如果沒有蘇聯參戰，美軍要到那時候才能完全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就很難說了。當遠東的侵略者，被我們共同消滅後，華盛頓的統治者們就放棄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政策，

走上了老路，打算獨自享用大家共同贏得的勝利了。

若果美國政策眞的是要造福朝鮮的話，莫斯科協定早就應該實行了；這就是說，朝鮮應該循着民主的路線，恢復爲獨立國家了。民主朝鮮的模型，現在已在朝鮮北部建立，那裏的人民已成爲他們的命運的主人。若果美國統治者們眞的是朝鮮的友人，他們應該很高興地接納蘇聯政府的建議，蘇美軍隊共同撤出朝鮮。

可是我們知道，他們並不如此。美國統治者們在破壞莫斯科協定。他們並不想建立獨立民主的朝鮮。老羅斯福和肯南的魂靈依然活着。華爾街獨佔資本家把朝鮮看成了他們未來的殖民地。他們顯然是打算佔領這塊日本殖民者們所遺留下來的土地了。

美國國務院日本司長波爾頓最近說過：美國對朝鮮的政策，主要是受軍略關係所影響的。「美國新聞」也同樣的說，朝鮮是「遠東最重要的軍略據點之一。」

關於美國佔領當局在朝鮮南部培植的那一種「民主」，它的特質是可以從無數的事實中看出來的，其中一些曾在美國報章上發表過。

美國工會領袖湯森（Townsend）在訪問朝鮮之後說，美國佔領軍當局對待朝鮮工人的情形之壞，是「二十世紀文明中所不能相信的。」非常保守的美國民權聯合會（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主席包爾溫（R. Baldwin）到過朝鮮之後寫道：美國軍政府已造成了一個警察國家，保存着封建的土地制度，容許着與日本合作的韓奸獲得完全的自由。

根據華爾街雜誌記者說，對於受過教育的朝鮮人，美國當局待他們如「奴才」。

在朝鮮南部從前由日本介紹進來的專橫的殖民地政權，現在又穿上了新的美國火藥的外衣，復活起來了，謀殺民主領袖、大批的逮捕、打擊工人組織、壓迫最微弱的民族自由運動的表示，——這就是美國佔領軍在刺刀下帶到南朝鮮來的「民主」。

然而，這些美國外交家居然有胆量在聯合國全體大會席上，要求對他們的對朝鮮政策，宣判無罪。可是他們面具是太透明了，掩不住美帝國主義者的眞正目的。同樣的，在朝鮮繼續走着老羅斯福的不光榮的老路的，美國擴張主義者的政策的反動本質，也太明顯了。

（摘譯自一九四七年十月廿二日「新時代」雜誌）

拉丁美洲對外貿易的苦惱

峯敢

美元的匱乏，不但已經威脅着美國對歐洲的貿易；就是在戰後大量進口的拉丁美洲各國，也開始驚惶地眼看着她們黃金和外匯的不斷減少，而採取了降低她們需要的許多步驟。在過去的五個月裏，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祕魯、伊庫里達、智利、烏拉圭和墨西哥，都已動手削減外國貨物的進口。

跟歐洲恰恰相反，整個拉丁美洲在戰時都能夠改善她們財政上的地位。拉丁美洲的礦產品和原料品，都有着很高的價錢和幾乎是無窮的銷路；在某些國家裏，美國還直接化費大批美元用來建築和維持飛機場。同時，由於美國和英國的工廠都集中全力在戰時生產上（不能供給拉丁美洲經常進口的製成品）的緣故，進口也大量減少。於是，拉丁美洲南部各國，都享有「優越」的貿易差額，都能建立起黃金和外幣（包括美元在內）的準備。

但是，拉丁美洲戰時輸出貿易的繁榮，也有着不健康的一面：收入和通貨的大量擴充，正當貨物（特別是進口貨物）十分缺乏的時候；這自然的後果，便是物價的不斷上漲。

在日本投降的時候，拉丁美洲擁有相當豐饒的現金，而且熱衷於購貨進口。這些在戰時繁榮裏獲利的暴發戶們，是美國汽車和冰箱的熱心顧客，工人們需要着織品、食物、鍋爐和盆碟，工業家們需要着工具、鋼鐵和化學品等等。而且，在戰爭的年份裏，工礦運輸設備都已大量磨損或者毀壞，戰爭所引起的經濟困難又鼓勵着更進一步工業化的需要，差不多所有拉丁美洲的國家都計劃着她們資源更充份的開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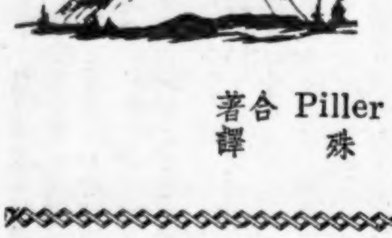
當美國開始恢復民間貨物生產的時候，拉丁美洲的商人就團集在美國廠商的銷貨部裏。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裏，出現了一幅跟戰時完全相反的貿易畫面。在一九四五年，拉丁美洲對美國出超還有三億六千萬元；但在一九四六年，反過來却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出超三億四千萬元。而且，這僅僅是事情的開始，在去年開頭的四個月裏，美國對拉丁美洲的出超就在四億零二百萬美金以上。由於在去年年初拉丁美洲所有的外匯準備祇有五十億左右，現在消耗速度的無法繼續維持，是十分明顯的。

特別是從拉丁美洲各國政府的觀點上看來，這種局勢是更感焦灼的，因爲她們資源所換得的祇是消費品，而不是她們所需要加強國民經濟的生產器材。當然，整個世界都正在爭嚷着要同樣的貨物——鋼鐵、貨車、火車頭、電力設備以及各種機械，而美國的產量還遠不夠國內的需要，運往歐洲的部份也少得可憐，儘管華盛頓官方的報告說在輸出貿易分配裏，拉丁美洲已享有優先的待遇；但當美國出口商人能夠供給不斷增多的汽車、電氣用具、織品、化粧品、藥品和其他各種消費品時，生產器材的供給量還是遠在拉丁美洲各國需要量之下。

拉丁美洲各國十分担心：當她們可能毫無困難地購得機器的時候，她們底外匯準備却已涸竭。這就是爲什麼最近好幾個國家都禁止非必需品進口或者限制動用外匯數額的原因。巴西在這些措施之外，還給予機械、原料以及其他工業器材進口外匯的優先權，迫使非必需品的進口商依着順序在等待機會。阿根廷禁止汽車的進口，墨西哥也禁止汽車、收音機、冰箱、珠寶以及精緻棉織品、毛織品、化粧品的進口，而且提高了罐頭魚、人造絲、迴轉燈、鈕扣等貨品進口的關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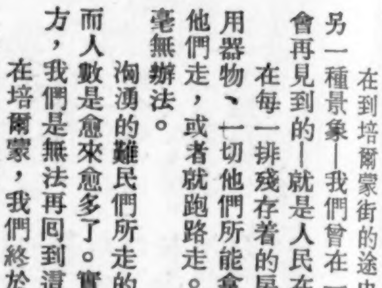
拉丁美洲工業家們要求着更進一步的保護，也激勵着這些措施的頒行（對於美國進出口貿易間廣闊的「缺口」，他們是無罪可言的），這「缺口」一定要減小，否則金融危機就無可避免；但要達到這個目標的最好方法，還是在於擴增拉丁美洲的出口貿易。可是，這些國家在去年開頭五個月出口的增加，跟進口的增加比較起來，使人祇能寄予非常渺茫的希望。而且，美國國會最近通過的兩項法令，也將減少拉丁美洲的出口，「食糖法案」一定會減少古巴的購買力，而美國政府對劣等礦山的津貼也將在某種程度上減少對拉丁美洲金屬需要。

拉丁美洲是不是可以從增加對歐洲的輸出來獲得美元呢？不幸的是大部份的歐洲國家都已被迫減少進口，其中有許多國家不論在任何情形之下都祇能付予不能兌換爲美元的貨幣。此外，拉丁美洲限制北美洲進口的法令，同樣也會限制着來自歐洲的進口，例如智利如果禁止美國汽車的進口，爲了避免歧視起見，也一定不得購買英國或者法國的汽車；但這就減少了英國或法國購買智利銅和硝石的資力。在當今走着下坡路的世界經濟裏，正常狀態時對所有國家商業待遇一律平等的原則，將會減少（而不是增加）國際貿易的總量。



假想美蘇戰爭

世界在火焰中（續七）



美 Engel 與 Piller 合著
葉夢殊 譯

在到培爾蒙街的途中，我們又見到幾百個傷者。我們還見到另一種景象——我們曾在一九三九——四三年中的歐洲見到而希望不會再見到的——就是人民在不知所措的逃竄。

在每一排殘存着的房屋中，男女孩童們帶着包裹、衣箱、家用器物、一切他們所能拿着的東西，搬上車子，或者哀求車子帶他們走，或者就跑路走。我見到防空志願隊員要勸阻這一潮頭而毫無辦法。

洶湧的難民們所走的方向，和我們的向北走，是同一路線，而人數是愈來愈多了。實際上，如果我們走到比培爾蒙更北的地方，我們是無法再回到這災害區域了。

在培爾蒙，我們終於通過了向西去，到了被炸區域的另一面。那完全被炸毀的區域，至少有兩哩路寬。

當我們彎彎曲曲通過那些被炸的街道的時候，我們又救起了幾十個受傷者，把他們送到包紮站。他們所講的故事，不但生動地描繪出原子彈爆炸的威力，而且也把美國人民在彈火之下的艱忍勇敢顯露出來了。

拿約翰·拉基威玆來說。他五十二歲，是離開爆炸中心一哩地方一個工廠的計時員；他的臂和膝都折斷了，面部和手上都有着厲害的割傷。他這樣說：

「我正趕着出去吃午飯，忽然來了一個閃光，像幾百萬個攝影用的燈泡在我面前爆炸了。那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強光。這樣，廠裏大門口所有的東西全部爆動起來，一架時鐘打中了我。鐘面上的玻璃破了，一枝針刺穿了我的手腕。

「我從來不知道一架時鐘的重量，直到我給這架壓下了，我才認識到。但是，虧得我被壓不太久。兩個生產工人和我同在那等候室裏的，他們沒有十分受傷，很快恢復了機智。在十五秒之內就把我救了出來。

「幸而我是在室內。我總算沒有被灼傷。」

安娜·馬荔，一個三十四歲的家庭主婦，肋骨和腿都折斷了，感到十分痛楚。但是她並不顧到自己。她只要知道她那四個孩子們的命運，他們在炸彈爆發時一定是剛才學校裏放課回來。

「我正在安排他們午飯的櫈子。他們在十分鐘之內就要回到家的，」她說。

「突然間，有一道強烈的閃光。我來不及想什麼，房屋已經震動，它先向上騰，然後整個向我塌下來——灰泥、窗子、傢俱、電爐、擱樓的地板、屋頂板、一切的東西。

「一根椽子剛好打着我的胸子，壓住了我。我一下子就心着了火，而自己又動彈不得。但是我的房子沒有燒起來。我這樣被壓着大約有十五分鐘，然後聽見了一個隣居查萊·歐哈脫喊着「喂，喂」。我答應了他。於是有了東西掘下來的聲音，再過了一會，一把鋸子碰到了我。

「那正是查萊。當他見我這樣被壓住着的時候，他去拿了一柄大鋸子，他鋸斷了我身子兩面的橡木，把我拉了出來。

「我在爆炸發生後就叫着我的孫子們。我一下就猜到這是原子彈——那道閃光就像他們所講的原子彈一樣——於是我非常替他們担心。不過，我知道我的叫喊不會有什麼用；也許我的男孩和那三個女孩子那時候還在學校裏沒有出來。

「謝謝天，但願是這樣。學校離開爆炸的中心，比家裏要遠過半哩路，校裏的房屋也是很堅實的。

「孩子們應該很好吧。但是我不敢一定，我要知道了才能放心下來。」

另一個並不驚慌的是露茜·葛蘭維諾，一個二十五歲的女速記員，在離開爆炸中心四分之三哩的小兵工廠工作的。雖然她碰傷和灼傷得很厲害，她的鎖骨也斷了，葛蘭維諾小姐還是堅持要去救護別人。最初她不讓我把她送往醫療站去；她要讓別人先去。直到我勸告她，假如她的灼傷不立刻得到適當的醫治，就不會有復原的希望，她才走上了我的卡車。

「我剛從我每天吃中飯的藥店走出門來，」她在我的卡車上告訴我，「突然滿街都是光，一種黃色的光。第二件事情我所知道的，就是我的身子被拋入空中，而當我跌落在街邊人行道上時，藥店的門從後面打中了我。這一下把我打昏了過去。

「我記着一件事始終是迷惑的。這一切都是突然而來。完全沒有空襲的警報。你知道這是怎樣發出的嗎？」

這問題在那天我被問過幾百遍了。差不多每個人都是迷惑着，要知道一個究竟。

「我們跟俄國人打了半年仗了，」五十七歲的機械匠華德·卡頓說，他的兩條腿在他工廠的屋頂塌下來時，被壓斷了。「我們怎麼會陷入這個局面的？」

我在幾個小時中間，也找不出一個答覆來。

同時，韜浦駕駛着卡車繞到芝加哥的西南面。每個地方都是同樣可怕的景象。冒煙和燃燒着的建築物，倒塌的房屋，毀壞和燒燬了的卡車與汽車，掙扎到筋疲力竭的救火隊員和救護工作者，還有一批批的死傷者。

在一個地方，我們到了一個大道口，是從城的西南郊通往市中心的。韜浦把車輪煞住了下來。

「咦，」他驚叫着，「科克市立醫院就在這一堆裏啊。」

我感情激動地注視着這一堆，不覺顫抖了一下。因爲我知道科克市立醫院是世界最大的醫院之一。「在那邊多少遠？」我問。

「四排房屋。要往那兒去嗎？」

「不要了。我們不能再多載什麼了。」

我估計那完全毀壞的區域約有三哩寬廣。它的中心大約在圓周西面的四分之三哩，它包括圓周的一部分在內，還有市區西面

的密集房屋和小工廠。毀壞最厲害的區域，在各方面延伸到一哩之遙，包括許多旅館、商場、和辦公室在內。

究竟有多少人死在這裏面，我無法知道了。那至少有幾萬人。受傷的一定更多。還有幾萬人，我相信由於原子彈的無形的輻射力的影響，在以後幾星期內都要死的。

我按照預先的安排，走到國家廣播公司播音台，作了一個簡短的無線電報告。然後我開車到陸軍飛機場去，那裏就是前天早晨摩洛在電話中告訴我紐約和華盛頓電波斷了的地方。我想在那裏我可以得到什麼消息的。

在機場上，我碰見了華倫・茄特納准將，他是芝加哥區的代理司令官。一個中尉告訴我，那個在市區圍周內的司令部已經毀壞了，原來的司令官唐・西鮑格少將也已失蹤了。

我問着路，在幾分鐘內找到了茄脫納將軍的辦公處。在我向將軍提出第一個問題之前，我先告訴他我剛在這城市的毀壞區域作過一次完全的巡視。

那將軍揮着手阻止了我。

「什麼？你還要來問我問題嗎？」他轉向一個少校，那人正在房角上對着一個軍用電話講話。「亞歷山大，這裏有着去總司令部的人了。」沒有等到亞歷山大回身來說「是，」茄納脫將年又轉向着我，大聲叫着。

「克萊格先生，你去陸軍司令部。他們正要找人去親自報告這裏的情況。我有一架飛機卽刻要向東飛去，而我的人在兩小時之內都不會回來的。你會做得和他們一樣好的。」

我立刻被送上一架雙引擎的運輸機。在我還沒有十分明瞭其所以然的時候，我已經飛起，向着陸軍的地下作戰總司令部去了。

在飛機上，我終於知道了敵人怎樣把一顆原子彈投下在芝加哥，以及紐約和華盛頓是怎樣被攻擊的。

我向駕駛員說，我不了解怎麼一架敵機會飛臨芝加哥而沒有被我們偵察到。

你沒有聽到今天早晨赫得遜灣上作戰的消息嗎？」他問。「他們早上四時在灣北上空找到一隊蘇聯飛機。第一空軍隊確定在警報解除以前，所有敵機都被打下了。但是有三四架一定被衝過了。」

「我們的雷達怎樣了呢？」我問。

（未完）

美國獨佔資本的最高組織
全國製造商協會內幕

史煉

在紐約第四十九街上的一座大廈中，有着一個「無形的」美國政府，它是白宮的眞正主人，是美國的眞正統治者，它的名稱叫做全國製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s 簡稱NAM）。NAM也可說是從前德國僱主聯合會（German Employers' Association）的美國版。

馬歇爾計劃、杜魯門主義、塔虎脫・赫特萊反勞工法、高物價、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種族歧視、三K黨活動——這些都是道地的全國製造商協會的幕後傑作。

全國製造商協會是美國大小企業資本家的一個聯合組織，說起它的前身，那實在是不足道的。距今五十四年前，當它於一八九五年一月在辛辛納迪州成立時，它的組成者不過是一小羣小廠主，它的目的主要不過是在如何加緊生產、改良技術和打開銷路，以爲當時剛剛萌芽的美國資本主義開闢道路。但是隨着美國資本主義的成長和發展，經過了無數次「大魚吃小魚」的自由競爭和互相併吞，當她已經發展成爲顯預的獨佔資本帝國主義的今天，全國製造商協會不僅是美國一個全國性的「公會」組織，而已成爲由美國八大家族——摩根、卡洛勃、洛克斐勒、梅隆、杜邦、克里夫蘭辛迪卡、波士頓辛迪卡、和芝加哥辛迪卡——所支配的統制美國經濟政治文化和一切部門的獨佔資本的最高組織了。無論是對外或國內，NAM通過了卡必他山和白宮，制定或執行着它所定的政策；它又是規定物價標準的幕後司令部。

NAM的成長與擴大，是和美國勞工運動的發展成正比例的。當一八九七年美國勞工聯合會會員還只有四十萬人時，NAM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一九〇三年後，美國勞工隊伍突然擴大。第一次大戰後，NAM開始受到當時大資本家的支持，而成爲反勞工及反一切進步措施的先鋒。當時由現在NAM執行委員會副主席沙琴（Noel Sargent）所領導的「行號聯合會」（Open Shop Committee）在全美國到處揭起反勞工的旗幟。不過那時它還是一個二等的組織，直到一九三三年改組以後，它的勢力纔驟然膨脹起來。

從NAM的收入就可以看出它的膨脹程度：一九三三年，NAM的收入是二十四萬美金，去年的收入則已增加到年入五百萬美金了。而斥資支持它的，就是那些僱用工賊、購買機關槍和催淚彈以防備工人罷工的那些大資本家。譬如杜邦，自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曾供給NAM十一萬八千元美金，據參院委員會的報告，杜邦乃是一打以上法西斯團體的支持者之一。

羅斯福總統在時，他多少抑制着美國獨佔資本家的行動，所以NAM反勞工的行動還不十分猖獗。羅斯福死後，NAM便顯得是肆無顧忌了。

NAM控制了美國全國性廣播電台七十四座，地方性電台達一百座以上，每一座電台，都有他們所僱用的電台評論員，依照二百〇七種由NAM所發行的「廣播簡要」，作反蘇反共的宣傳；他們把塔虎脫・赫特萊奴役勞工的法案，譽爲「保衞美國民主自由的最重要措施」。

同時，NAM的無線電評論員將他們的廣播稿大批大批的送到各學校、教會、商業集團和婦女俱樂部等地方，供他們在講台上使用。NAM的專家們還到各處學校裏去，檢查學生的書藉簿册是否含有「顚覆政府、危害國家」的思想。

除了絕對少數進步報紙之外，大部份的美國報紙都採用NAM所發行的新聞資料中的「消息」和「社論」，這些報紙每天在狂叫着「共產勢力威脅了美國自由」、「美國人民應該節糧援歐」「第三次大戰快要來到」「美國應該立卽實施全面軍訓」。發行這些「資料」的費用都是由NAM「對外關係」基金撥給。

此外，在抵制勞工運動中，NAM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收買工人，僱用工賊，用最卑劣的手段以分裂美國勞工的團結。

世界大事日表（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至一月二十九日）

日期	國際政治	國內政治	經濟與社會	文化及其他
一月四日	緬甸正式宣佈獨立素瑞岱任總統牛泰眞任總理 義共舉行全國代表大會對美國政策猛烈抨擊			浙大舉行于子三葬儀被阻學生數十受傷
五日	小型聯大開幕蘇聯等六國一致拒絕參加 對日和約問題英對我及蘇聯意見表示均不贊成	民盟在港舉行三中全會聲明否認總部解散	美日完成交換鋼鐵談判	
六日	美第八十屆二次議會開幕		法咨政院通過拯救法郎案	
七日	杜魯門向議會宣讀援歐咨文促採取迅速行動	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開除馮玉祥黨籍		
八日	貝文向英閣提外交政策修正案促與美密切合作 南斯拉夫內閣改組		蘇挪簽訂商務協定	
九日		國務會議通過上半年度總預算收入五八億支出九六億	日內閣決議日四大財閥銀行不解散 美棉業專家一行赴日協助日紡織業	星加坡工人拒運加拿大軍火來華
十日	歐洲社會黨在倫敦開會商討加強國際組織	蔣主席飛瀋陽視察	保加利亞工業全部收歸國有	
十一日		蔣主席由瀋返京		
十二日	杜魯門向議會提出美下年度預算數達三九七億 英國與伊拉克同盟條約正式簽訂	港警槍傷我九龍居民	中港緝私協定成立 英衛簽訂商約	
十三日		陸軍訓練會議在京開幕	政院通過文武官員調整待遇辦法	
十四日	羅凡特表示美已聯英與法談判建立西德政府	貝祖詒赴美	杜魯門促議會速制定反通貨膨脹案	
十五日	印荷在美方斡旋下成立停戰協定 馬歇爾在畢茨堡商會演說稱援歐計劃不應修改	陸軍訓練會議閉幕決議今年暑假起高中學生集訓一年	波蘭貿易代表團抵莫斯科 羅保締互助條約	
十六日	日社會黨第二屆大會開幕	豫皖鄂湘贛五省聯防會議在潯開幕 廣州市民舉行抗議九龍事件示威英領館被焚	魯爾十五萬工人罷工	滬學生成立「搶救民族危機抗議九龍事件聯合會」
十七日	英法舉行經濟談判決定在美援下加緊合作 印荷停戰協定正式簽字	國府任命衞立煌為東北行營副主任兼總司令	英法談判英吉利海峽地下鐵道計劃	滬二萬五千學生為抗議九龍事件及帝國主義在華暴行舉行示威遊行
十八日	美陸戰隊一千名抵地中海並籌建北非空軍基地		蘇宣佈兩年生產量超過預定限額	
十九日		民盟三中全會在港閉幕並發表宣言		
廿一日	美英在德盟管會報告法蘭克福協定蘇要求取消 英法聯名邀請荷比盧成立五國軍經同盟條約			伊拉克學生為反對英伊新約舉行大遊行警察開槍學生死傷百餘
廿二日	英下院展開外交辯論貝文促聯美反蘇 貝文宣佈開始談判組織西歐聯盟		西德巴伐利亞二百萬工人罷工	
廿三日	美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在紐約開幕 印尼夏利富丁內閣總辭職		美鋼鐵資本家雷諾稱中美開始合作 空中察勘青海積石山	
廿四日	匈羅簽訂互助條約			
廿五日	美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閉幕決議向美政府提五項建議並抗議美干涉我內政		法實行法郎貶值	
廿六日			蘇波簽訂易貨協定	
廿七日	伊拉克內閣為反對英伊新約宣佈總辭職 英國與阿拉伯商討地中海防衛問題	美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抵京		
廿八日	法英兩國向美提出在馬歇爾計劃下全部經濟合作建議大綱	貝祖詒在美與馬歇爾商討援華問題 張羣發表十項改革計劃	法美英成立薩爾區煤產協定	
廿九日	荷比盧在盧京舉行會議商討對西歐集團態度 伊拉克新閣組成阿爾柴達任總理 克萊宣佈西德將成立新政府機構	貝祖詒在美談稱我希望美軍事及經濟援助與監督齊下 首都召開軍事會議澈底檢討長江沿岸防務	英丹締貿易協定 美勞聯要求廢止反勞工法	同濟學生赴京請願被阻學生與警憲衝突死傷數十人 美學生焚憲抗議種族岐視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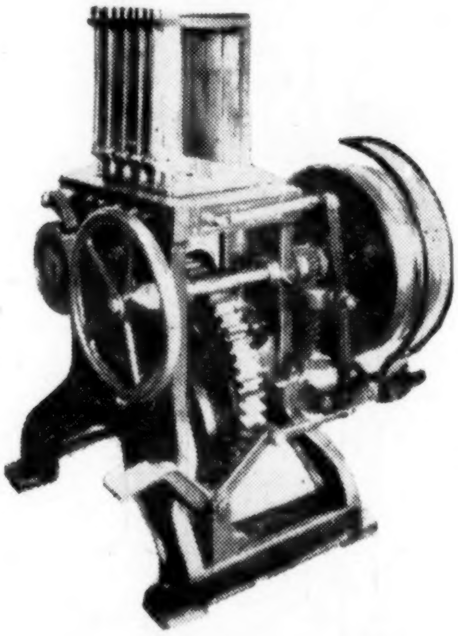
精工製造

興業實業工程公司

出品之一

營業所
上海(0)江西路四二一
電話一九六二〇

製造廠
上海(27)凱旋路一三八二
電話二〇六二二轉



小打包車

出品種類

旋轉式噴霧機
高低壓配電板
高低壓油開關
空氣調節風扇
雙梭箱毛織機
毛紡鋼絲機
單程清棉機
提花織字機
自動織布機
自動併線機
自動梳毛機
柴油燃燒機